

# 卷二

書名 後續大宋楊家將文武曲星包公狄青初傳六十八回  
 咸豐九年同文堂刊本  
 撰者 清 李雨堂 撰  
 卷 卷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6  
 編號 D8642400

彩色首頁1

後續大宋楊家將文武曲星包公狄青初傳卷之一

吳西瑞雲齋原本 禪山福文堂藏板

歌曰

繼立極惟盤古混沌初開天地分三皇五帝均調治相  
 傳緒萬民欽唐虞二帝求賢護化育玄功聖澤深當時  
 為民患大禹功成水土分曆年四百終于傑運屬商  
 至君相傳曆久亡于紂文武西與誣溺民御林八百  
 國祚延綿德業深稱雄七國相吞併無道強秦二  
 漢爭鋒劉應運四百餘年鼎足均晉興未久遭胡  
 數傳不永君隋文一統亡楊廣十有三年社稷分  
 起唐高祖二十相傳屬宋君數傳之後惟千古興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2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後續大宋楊家將文武曲星包公狄青初傳六十八回 咸豐九年  
 同文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厥無字是生口云



佛像後續楊家將之武曲包狄演義卷之二

第二卷

第四回

西夏國興兵侵伐

王禪祖遺徒下山

詩 边疆敵患古今常

定国安邦精將良

曰 武曲降生扶宋室

功標麟閣姓名芳

當下狄公子言曰仙師弟子如此一般苦命自幼年夫孤與母苦度安貧不意洪水為災諒未母亲已死于波濤之內今弟子虽蒙仙師救答了但想母亲已亡又是幸自無亲一身孤苦實不願西否命于人問伏望仙師仍將弟子送回波濤之內以畢此生免受陽塵苦楚實見仙師恩德矣道人听了微笑曰公子不用心煩吾非別人吾道號鬼



谷子此地乃峩眉山也貧道在此山修道有年久脫塵凡俗務願明天意尔目今須然困苦多灾日后实乃国家棟樑之貴即尔母亲虽然被水漂淘尙还未死仍得亲人救了日后母子还有重逢之日尔今且堅心在吾山中守候待貧道傳授尔几載兵机武藝灾退之時然后回归故土自有一番显達驚人揚名后世之幸方不負吾教尔上山一番緣遇之人公子听了即連叩首不已愿拜仙長爲師當時公子叩首仙師双手扶起帶他至洞中安慰一番自此狄公在洞中安心肆習武藝王禪又授他六韜三略竒能以代天時協宰公子虽听仙功免但思亲之念未尝一日忘之併憶姐夫夫妻亦未知生死被水併傷者住語仙山公子習業再言朝上情由却說南清宮八王谷自從

得陳琳忠心爲王救得小太子回宮只因圣上起兵征討未回朝故未得奏明奸后奸監陷害太子情由只得將太子認作亲生兒與狄后撫育至次年狄后又產下一子八王谷大喜一全撫养又過了数年圣上仍未回朝時真宗自起兵一去已有九載太子已有九歲狄后子已八歲其年八王谷年已五十八一天王谷得病不起崩于庚申四年圣上未回滿朝文武百官開喪掛孝身因八王谷乃趙太祖匡亂嫡裔其威名素著其外夷歸后也聞其賢即當今帝亦敬重于他故今殯天不異帝崩大小文武掛孝絕禁樂音問言休絮話不煩重又說真宗天子一連進征十載方解了澶州之圍敗逐契丹遣使講和每歲納幣二十萬天子准旨命寇丞相高元帥即日班師涉水登山井

正一日大兵一路凱歌唱奏王者之帥一程毫不驚擾百姓安寧一朝回至汴梁各文武大臣齊集遠出城接駕天子只回得勝還朝文武大臣各七加陞隨征文武論功陞賞不能一一尽述帝一回朝方知八王去世不勝感傷卽謚爲忠孝王其子長的原乃太子如今真宗那里得知八王去世狄后不敢奏明故圣上只痛恨火燬碧云宮李后母子遭難而已只信不幸不得太子接嗣江山自思年將花甲精力已衰未必再嗣卽有孕嗣忠已不久于世年幼兒難以嗣位不免立册了王只長子以嗣江山便了主意已定次早降旨册立受益爲王太子改名曰植其年十四又勅旨加封狄妃爲太后趙璧次子封路花王年方十

三續其父職其年册立太子詳臣朝賀太赦天下旨意一頒

各省十惡大罪俱出天子思德一一實確只述到次年壬戌乾興元年春二月真宗天子果其所料不久于世得梁一病調治不能月內而崩在千延慶殿壽五十五計在其

位二十五載謚曰文明武定堊于永定陵是時百官率哀遍頌天下不用煩談王太子植卽位列狄三后並尊爲王太后其時未有太子故未册立號曰仁宗癸夷天圣元年立后正宮郭氏美人張氏爲貴妃後未郭氏被廢罪由呂夷簡唆言再立曹氏爲皇后是曹彬孫女後話不提至秋閏九月故相寇准卒于雷州自真宗得勝回朝有奸党一班王欽若丁謂錢惟演馮拯陳堯叟內侍雷允恭等總毀寇准至降貶至可戶是丁謂內結刘太后假傳圣旨而帝尙不知而人畏太后丁謂無敢扶准以明奏也卒于雷州



歸葬西京路至荊州公安縣民間感德皆設祭于路因立  
廟宇號竹林寇公祠公三居相位忘身報國守道厥邪却  
被奸臣陷奠深為可嘆後追贈為中書令復勅萊國公諡  
曰忠愍厚錫臣良也不多表更考大宋真宗之世常有契  
丹入寇之患至仁宗即位之後增歲幣四十萬契丹以兄  
礼事帝其侵擾之患方息當日虽无契丹拉擄而西成日  
見強盛兵精將勇屢意奪佔宋室江山前者雄傷既得楊  
迺昭拒敵屢次興師未得其利延昭既沒又有後嗣楊宗  
保領守北關多年西戎屢被敗回戎主略不敢侵擾但今  
鼓畜銳師已入一交秋日發動大軍四十萬戰將數十員  
傾兵主帥乃贊天王副元帥子牙紋左右先鋒大孟洋小  
孟洋王佐中軍伍領豐五員猛將乃西戎頭等英雄是日



奉了西夏王命叩路經鞏昌府發進鞏昌府在峽西边界一  
連鳳翔平涼延安几府俱被攻陷直抵綏德府與田西省  
偏頭關交界守三川關口將楊宗保几次開兵未分勝負  
只得差官快馬上本回朝告急當時奉差官不分星夜趕  
趨回朝此一天正在設朝眾文武臣趨蹌朝賀異有值殿  
官傳至上旨意有專出班啟奏無事退朝旨意宜等只見  
武班中有兵部尚書孫秀出班奏上雄關楊元帥有本請我王  
天顏當時有殿前侍衛接奉本章展開御案上仁宗皇老且觀本章自  
雄關總領兼理軍兵糧務專軍國大臣楊忠侃臣奉守  
三用二十餘年向藉 聖朝威德陛下深仁寧謐多年  
兵無鋒敵之憂將無用費之苦可憐西夏國趙元昊賊  
心不改稱帝于西羌千七月孟秋日興兵四十萬水陸

並進寇陷峽西金省振動數府擾攘直抵綏德與三川  
境界相連臣几次開兵未得其利臣年花甲精力已衰  
唯勝其任不能為主分憂息乞陛下早發銳師經濟謀  
臣成此重地方解且蒙之危緩則雄州之地非吾有矣  
併慮隆冬寒候軍士苦寒速仰陛下早賜軍衣三十萬  
得以軍濡乞陛下准意留神萬勿以爲沈視臣目死謹  
陳不勝待命迫切之至

當下仁宗天子看畢開言問曰既然西夏元昊作叛陷寇  
峽西衆卿有何良策禁他言未了只見文班中一位大臣  
執笏步至金階奏曰臣啟陛下天子一見其臣乃吏部天  
官文彥博也天子說卿有何良謀以禁叛逆文太師奏曰臣  
思偏頭關與綏德府交界三川重地若非楊元帥成守不

雖峽西失守卽鄰省山西危矣茲有本回朝請益兵并上  
軍衣雖然救兵心急無如契丹攻于北朝內武略臣曹偉  
韓琦种世衡等皆分守鎮今一時未得領兵之臣但陛下  
早降旨意練操三軍招兵募勇豈無出類拔萃之人然  
后挑選智勇双全者解送征衣我主以爲同如天子聞奏  
點頭曰依卿所奏卽命孫兵部招集智勇双全之將并往  
御教場操訓十萬軍馬以備登程是日孫秀領旨天子退  
朝文武各散回衙又說當日仁宗皇卽位之后選了龐洪  
之女爲西宮昭儀加陞其職龐洪入相孫秀龐洪之婿由  
通政司又進爲兵部尙書二人显耀權勢威隆不多煩表  
按西夏姓拓跋自赤辞且唐太宗賜其姓李後又討黃巢  
有功虽未称国而久已称王五代子孫世王至宋太祖加

封葵興六尉賜德明姓趙回宋臣宋至子元昊始稱帝凡  
寇宋用兵二十年強旱莫禁乃降服以父事宋凡傳二百  
五十八年後元滅之後話不提再說狄公子自遭水患子  
母分離幸得王禪鬼谷救上峩眉山收納爲徒傳授諸般  
武略屈指光陰迅速已有七載一日獨自思量曰吾今生  
不辰父親身居武職祖父亦是顯貴名揚不料及至我自  
父親忘后與母藉些田產相依清貧苦捱也是本然豈料  
年方九歲時洪水爲災傷害了多少人民吾蒙王禪老祖  
救上仙山收納爲徒習藝但不知母親被水未曉全三倘  
若喪于波濤之內不免魚腹安葬了爲子豈不痛或但日  
前師父有言安慰言吾母命不該終還得親人救搭日後  
自有重逢思量師父雖然如此說來但吾思孝心切愁心

焉能放下几次要拜辭師父下山尋訪母亲下落無奈師  
父不肯欸留了我亦不明其意今在山中七載且喜学得  
武藝高強志在安邦定國建立功劳灰宏先人之緒方得  
迷心但吾年已十六當年少年正該與國家出力但師父  
近年吩咐我待時而動下山扶助宋君近此机会不遠但  
不知待于何時慢言公子日日山中思悶半思立業半思  
亲又思鬼谷仙師一日推笑陰陽西姜興旺祿帝趙元昊  
得勢雄師猛將如林要爭占大宋江山楊家將不能乎伏狄  
青賢徒不得在山修道只好保宋安邦今在山中已有七  
載不免差他回汴京趁此机会扶助宋君便了卽命童  
子喚至狄公子當下公子拜見說稱不知師尊呼喚有何  
咐囑老祖曰賢徒喜得尔今灾难已退爲師今日命尔往

汴京速上嵩山去一到回朝自得亲人相会就日下山去  
罢公子身言不竟随泪曰師父既然我灾难已消可以离山  
一未蒙師父救我一命恩育七年傳授全身武藝二日分  
别离山心中不忍負此深恩二者弟子既下山实乃思亲  
念切待我先回山西故土守着落母亲安在然后回朝  
未知可否老祖听了微笑說賢徒尔虽有此良孝之心且  
云開离師爲母憂愁我許尔到汴梁自有亲人相会爲師  
豈有候尔的何必定轉故鄉公子一想曰師父命我速回  
汴梁許有亲人相見想必是吾母亲了只得諾上應允謹  
依師父但盤費毫无那里走得老師父冷咲曰男子漢大  
丈夫盤費小事何須掛慮我今與尔子母錢一但須當謹  
記收藏便是盤資日用了但得到汴河橋地面就沒了此

金錢也无妨碍了公子听了大喜双手接了金錢拜謝師  
尊收入香囊中微笑上啟師尊再有什么神通妙術傳些  
弟子以應藏身之用老祖曰賢徒尔的隨身武藝儘可足  
矣何必再求仙術的况且仙家妙術非一朝一夕可傳也  
趁此天氣清明下山去罢公子称是弟子就此拜别了深  
上四而起未肩負行囊邁開大步出仙山而去有老祖微  
咲曰好个年少小英雄也实乃国家棟樑之臣豈惧西羌  
猛將雄師但狄青此去倘有微灾小將但趁趕机会該已  
如此虽然先歷些苦楚後来最貴非比尋常即喚童子尔  
可于七月十五之日在河南開封府汴河橋將狄青子母  
母金錢收取回来不得有候童子奉命去了不提老祖妙  
算机関住說却言狄公子出洞山下独自行走忽然耳邊  
萬花裏傳



呼叱响亮開不得双目身不由主起在空中不久騰而下  
双眼睜開不是仙山乃平街大道日已往西一見旅店即  
進內安身但思量不知此何處地名被風吹到必然而師  
父的妙法近朝中了不竟店主擎到酒飯便問他此地何  
名店主言河南省近開府府狄青聞言大悅不料師父一  
陣狂風送我到汴京不用跋涉程途妙阿不盡開放大量  
飲嚼只因在仙山素食七年如今見了三牲魚肉竟得甘  
美異常吃但不休再言狄青乃一員名將貴品不片生未  
堂上一表身軀不長不短肥瘦合宜面如傅粉唇似丹珠  
口方鼻直目秀眉清看未不甚像何有勇力有武藝之輩  
豈知他乃一員虎將食量自然廣大店主多送酒饌一盤  
吃個尺磬反嚇得店主驚訝不已老夫妻兩口兒說不料  
這人生未如此清秀又不是猛漢粗豪吃酒饌如此過冬  
果奇哉也不言店主兩夫妻之說却小英雄吃酒半甜甜  
半飽之際偶然想起沒有盤費結交店主酒饌錢心下算  
思說聲罢了且將囊內金錢做底生押在此招商店主且  
尋另日机会便了用飯已畢即向囊袋中一揷此番公子  
大喜說曰奇了吾別師父動身之時只得一個金錢為何  
此時有了許多榜將出未數了一數却有二百個銅錢再  
摸沒有了原未要曉得這金錢未歷乃鬼谷的子母金錢  
產出一百個銅錢待他足一天用度多也不得少也不得  
當日狄青欣然想未這子母錢原乃仙家宝物深感師父  
大息一銅錢反化出一百個未但願天天如此便好了路  
中盤費不用過慮的當日歇宿了一宵次朝又用了早饌

店主算賬用了酒飯銅錢九十三文公子交結完又問明  
開封府城路途還有四五天方進得大城問白一路而去  
這子母錢曰七如是產出一百個未公子一連了數天夜則  
宿曉則行單身寂寞凄凉不竟到了皇城但見六街三市  
人烟稠密人民居止舖戶密比肩比到了一方名口河陽  
橋公子就住足于橋欄中自言師父有言吟吟倘我進了  
汴京城自得亲人相會我今已進了皇城未曉亲人在于  
何方教我那里去我尋况且吾年交九歲就上了仙山至  
今日有七載總使亲人在目日人生疎也难識認料想必  
非别的亲人在此想必是我生身母也母亲阿不知尔在  
于何方一路感嘆不竟欲進招商店因腹中飢了伸手向  
袋中一摸不竟大驚說不好了因何子母錢今天只得一  
個連餘剩的一文也沒了不信的又再摸一句果然剩下一  
金錢一個此時小英雄心中煩惱緊鎖双眉不知狄青此  
時如何度日尋亲下回分解

此第四回仍接前上文征勝契丹奏凱還朝真宗一聞  
八王棄世隨即册立太子实乃国之根本并将李宸妃  
一提而仁宗嗣位之初即及廢庶嫡后之變此非盛朝  
所有之事也故不免后日爭寵之患其丹陽廢后一平不  
意西生西戎趙元昊叛乱虽国之不幸亦民之灾殃也  
武將之勞悴也甚矣宋之擾攘也此回寫小英雄初出  
見親其辭師下泪之言思亲之語可知孝子必能忠君  
仁心天性斷無兩移也

第五回

小英雄受困秦神

豪俠漢伶貧結義

時 英雄結識義相投

合志同心契合棚

目 今日貧父初聚會

他年功業覓封侯

當下狄公子曰金錢我一路而來得爾天也。以作用度爲什麼爾却產不出百十個來。倘爾化不出來就沒了盤費。教我那里去覓食。當時公子自言自語的躊躇取出金錢番上復上的摸弄不覓失手跌下橋欄上滾上碌上公子說聲不好。兩手扞抵不及。跌下橋波瀾下。公子心中大惱。眼睜上只看着橋下水似箭流。對着波濤說出知話。末叫聲水阿爾好作孽也。此子母錢乃師父贈吾度日的。爾因何奪去。真好狠心也。如今失去金錢。從何物覓食。又無系近提依如何是好。一心氣悶。長嘆一聲。罷了我狄青直乃苦命之人。諛受困乏的奉師之命到此。下望得金。親切之人料然師父之言有准。豈知到此失去子母錢。難以度日。我亦斷不街頭求乞的頂天立地之漢。豈肯作此羞慚之行。不若身投水府。以了畢生。豈不乾上淨上。又論這狄青小上少年。全不想到七年肄業。武藝高強。人不記憶。師父之言一到。汴京自有好處。失了金錢。愁無盤費。度日就尋起短見。表這是小英雄立志不願乞。庶幾食以辱親高品也。當時放下衣囊。在于橋边低頭下拜。嗚嗚水阿我九歲時使遭尔大難。淹弱困命。不諛終得師救。子今朝不願乞丐。度日辱親。愿入波濤之內。料想師父未必再未救搭。虛勞精集得全身。武藝師父奇能未展。双亲未報。劬劳正在倒身下拜。有些未往之人。立着觀看。多說他痴呆人紛

曹本樓傳卷一

十

七交頭接耳言談忽來了一位年老公七前來扯着小子問曰尔這小小年紀是何方來的緣何在此望空叩拜且說與老漢得知公子抬頭一看說曰老公七尔有所不知吾不是尔貴省人我乃山西省來的爲遭水確得師王神救上仙山收爲徒習武七載老公七說尔既上仙山因何又來此処公子曰只因奉師之命到此訪弄待師贈我金錢度日方纔墮下水中沒了盤錢故不願丐食偷生特地拜謝師父之德父母之恩溺于波濤之內老公七听了微笑曰尔這小官人好痴呆也萬物皆惜生爲人豈不惜命尔爲失此金錢小事就尋此短見真乃痴呆也公子曰老公七非我看得生死輕微只因沒了金錢之了盤資乞丐于道中豈不羞慚于先祖與其生不如與其死爲高耳

老人所說小漢子尔是遠方外省人不曉得我們本省事待老漢指占尔在所在离此地不遠有一座相国寺廟當日周朝鄆国賢大夫子產爲愛民清正死后人民感德立廟而祀之十分灵感人若虔誠禱告十有九驗不若尔去求問至神倘若神聖許尔得会亲人自然神差鬼使尔得相見了如神聖說尔难会亲人那時候尔再死未晚也衆觀看之人也未相劝他狄公子所說只得依從說曰既蒙老公七衆位良言小子前往求禱神明便了老人又呼小漢子還有一言尔可曉得古云話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尔師命尔下山是天机密秘之旨言語之間須要歛跡些在老漢跟前言既出罢了倘別人詢尔直情所不可透露公子應允當時拏回包裹洒開大步而

去又明這子母錢須是狄青失落水中實是王神手下童子收回去更有一說疑問老祖既將子母錢贈與狄青為何今日反取回此錢无非助他路上的盤費但他到得下京自然另有机会故收去此錢正是助他得會亲人机殷也即方纔老公七言語机秘或是老祖化身未点化未可知当下狄青一路上途人便問相国寺的去处一到寺前果見未往泰神之人十分擁鬧遂多這公子等候一会方得未往人少些即忙進内放下衣囊只見有僧人在此便呼一声和尚吾要泰神詳求問灵籤僧人听了應諾即引公子到了中殿炷上名香跪于蒲團上稽首禱声一番訴明未意首直告畢起來到神案上提籤筒信手拾起竹筭一枝

詩云：月上有絕詩四句云

古樹連年花未開 至今長出嫩枝来

月缺月圓週復始 原人何必費疑駭

狄公子看罢持籤对僧人曰和尚吾小子請問尔我要尋訪一人未知可得会唔否和尚接籤訣看罢問曰尔尋訪之人未知亲切的抑或朋友異姓公子言是亲切之人和尚曰據貧僧詳細未北位宗人分离日人物了公子曰何以見是人不会的和尚曰首言古樹連年句豈不是日久不会之意么公子說不差也和尚又曰至今長出第二句是與尔至亲至切全脉而未他是尊董尔是單的之意其人必然得相会見日期不遠公子想来一脉亲人必然若母亲无疑了又問應于何期相会和尚曰月缺月圓即有轉一二天即可相会了但今日須是月圓之夜拋筭推詳

起未卽此七月还未得相会公子曰緣何还有一月閒隔  
後何尚曰週復始三字还要過了此月待至下序申旬秋  
中之節定得亲人叙会无疑了公子听罢復又倒身下跪  
叩謝过神祇拱手作謝過僧人正要躡出僧人上前與公  
子討些簽資公子微嘆曰和尚小子是個初到汴京貧客  
实无錢鈔與尔已經動勞干尔我不該當的改日多送双  
信香資便了豈知僧家人最是勢利錢財上豈肯放得分  
文听了狄青之言卽上前扯牢怒曰萬般閑物可以賒脫  
得惟有求神問卜之資难以拖欠神明的尔這人直乃可  
惡勞動貧僧一番分文不與的应你倘不拿出錢鈔来休  
想拿出此囊包說未了向地下搶去香囊當時公子大怒  
喝声休走搶上撈住僧人一手不須周力這僧人十分疼

痛掙扭不脫高声嚷救不意當時外边来了兩個人一人  
是淡紅臉宛如太祖趙匡胤一般一人生得黑漆臉好像  
唐朝尉遲敬德模樣若問兩漢来由乃是天蓋山爲強盜  
的英雄結拜弟兄當日扮爲販賣綢緞是在山打劫得未  
綢緞到未河南開封府城做客商進城將緞子上貯了行  
家消發但未消發乞是以二人也未相回寺中泰神久聞  
開封府寺乃子產庙神灵感弟兄二人特到寺中求問  
日后如何結果泰神已畢早聞公子僧人爭論之言也不  
甚在意正要跑出庙門去猛然看見狄公子乃一纖毛少  
年扭住僧人一手就大呼救喊痛得額汗并流當下這紅  
臉漢对黑臉漢說看此人細毛身軀不想有此協力必非  
閑等之人黑臉言如此看来此人只在尔我之上但不知

他何等樣人且與他做個相識也妙言罷二人復跑進廟  
 中帶咲曰尔這和尚行為太差也尔既為出家之人原要  
 方便方為主既然他是外省人未曾便得錢鈔也罷了不  
 該強搶他包囊又呼此位仁兄且看吾弟兄面上放手饒  
 他当下公子抬頭一看二位少年昂昂氣象便放了僧人  
 喝声出家之人如此勢利若非二位未効解定斷不饒尔  
 的当下僧人得放心申氣問只得進內拿出盞茶相奉二  
 人叙礼坐下有紅臉漢請問仁兄尊姓高名貴省仙鄉乞  
 道其詳狄公子曰小弟姓狄賤名青乃山西太原府西河  
 人氏二位尊姓高名還要請教紅臉漢微咲曰原來狄兄與  
 弟一府之誼公子曰見尔也是西河人尔也言罷也乃仝府  
 各縣吾乃榆次縣賤姓張名忠也公子曰人仰英名此位

是令昆王应張忠曰不是他是批直順天府人李姓名義  
 吾二人是結交異姓弟兄但不知狄兄遠居山西到未示  
 京何幹青言二位有所未知小弟只因貧寒困乏特到京  
 中尋訪亲人下落二位仁兄到此也何貴幹的二人言狄  
 兄吾二人只因習孝得些武藝但无能得荐効力故在家  
 置亦些緞子布疋到未發故消遣愁煩如今貨物消發干  
 行不意在此相会狄兄實乃三生有幸公子曰原來二位  
 乃英雄之輩正該効力于國家足見與弟心全一業張忠  
 曰敢問狄兄小弟聞西河縣有位總戎狄老令是位清官  
 勤政除寇保善良為遠近人民称感不知可是狄兄貴  
 族否公子曰乃弟先嚴也二人聞言咲曰小弟有眼不識  
 太山多也有罪冒慢不恭了原來狄兄一位貴公子果然



生表貴品非比常流公子曰二位言重弟豈敢當但吾一貧如洗酒澌之中言未羞愧不得已祈之神明以待許吾以生死的二人听罢微咲曰公子休得太謙既不鄙吾弟兄卑賤且到我們寓中叙首盤桓不知尊意如何李義又呼喚和尚且擎去此小錠銀子只作狄公子的香資這僧人見了五兩多一定銀子好生喜悅連稱厚謝作謝要留住再款齋茶三人說不消了三人一仝出廟公子拿回香囊三人一路談吐說吐進了行店中店主姓周名成當時與狄公子通問了姓名方知狄青乃官家之子厚礼亭恭当晚周成備了一桌上品酒筵四人分賓主坐下一仝暢叙傳杯把盞話得投机談說直至更深各吐睡去至次日張忠李義对狄青言曰尔乃一位官家貴公子吾二人出身微賤原不敢亲近但我弟兄最敬重英豪今見公子英雄義氣實欲抑掖意欲拜為異姓手足之交不知尊意肯納否公子听罢微吐徐咲曰我狄青須然泰屬死人之餘光今已落後是個貧窮下漢二位仁兄是富厚英雄比弟挑腰左右尚且不足但辱承过愛敢不知二位之命二人听了大悅張忠又曰若論年紀公子最小應該排在第三但他是貴公子出身若稱之為弟到底心上不安莫若結個少兄長弟之意李義咲言此話到也說得相宜公子奪言曰二位仁兄說的話到也糊塗了理論飛吐原要挨次序總是年長即為兄年少即為弟方合干理李義又曰吾二人主意已定公子休得疑議多端且在干店中皆下當空叩告神祇便了當下又求店主周成備次齋香燭之



類焚炷起一全告禱恭身狄青居止年辰上書衣白此不用再言張忠李義亦是皆然述過卽告稟結拜桃園之誓無非煩俗之談也確是說二人祝告已畢起未復坐自此之后張忠李義不稱狄公卽轉呼狄哥也是日狄青想未前者多蒙師父救搭上山全武略打發吾下山許以到京便有亲人相會豈料親人不見及得進返相逢結交得異姓弟兄莫末乃一奇遇也但見二人一紫臉一黑臉昂昂氣槩的英雄生未異相竟得驚人且弟兄二人言在家中天上操習武藝但今未曾與他比較得高低未知那人精通要知武藝誰好且待空閑之日當演比英雄便了張忠一日呼声狄大哥尔初到汴京米胃過要各地頭風俗且拍攔多几天與尔須要代消完貨物爾與尔一全訪亲來知意下何如李義咲曰不知李義有何言語如何比較唯雄下回分解

諺曰床頭金尺壯士无顏信子斯語矣觀當日漢之壯士漂母一飯之惠卽規木宋范氏困乏始而設李校以訓徒後皆天降以大任益見其言之真切乎壯士旣困乏以極又遇勢利僧人足令人一嘆旣見勢利僧又逢豪俠士兩相映射是使讀者流目觸心更合壯士一喜一欣俠利二惡一好此可寫僧人何等勢利何等鄙吝正與張李疎仗財義相及第今人與僧之全志何多張李全志何少

第六回

較演英雄分上下

玩遊酒肆惹灾殃

詩 空因英雄酒困龍

一朝奮翮便乘風

曰 可量海水人難量

方信天機造化功

當時李義咲曰張二哥今日既為手足何分彼此好鳥尚且全東何有我們義氣之交况狄哥也為道水難宗誼之人已希又不知此地亲人訪尋得遇否莫人三人叙首豈不勝子各分兩地哉張忠听罷言曰賢弟之言有理愚兄羞了狄青听了二人之言不覺告嗟一声曰二位賢弟提起我离鄉別井不覺動離吾滿腹愁煩張李言不知哥也何不安也狄青曰吾单身漂泊好比水面浮乎倘不相逢二位賢弟如此義氣相投尋亲若不遇必然流蕩牙耽了張李齊呼哥也尔既為大丈夫英雄漢何必為此担憂古言錢財如糞千金義我三人須空管鮑勿金勿效孫龐

天  
洋  
圖  
畫

結怨狄青听了曰難得二位如此重義也吾之疎見難及高怀言談之際不覺日墜西山一宵晚景夜膳休提次日李義只取了几疋緞子與狄青做了几套衣裳更換張忠又对行王周成說狄哥也要用良子多少且與他即在吾貨物准叩回便是周成應允從此三人曰也往外边耍玩或是創渴即進酒肆茶坊歇叙玩水遊山好生有興當時張忠对李義私言議曰吾們且伐省物消完取起良子與狄大哥回山受用已不妙哉今且不对他說明不表二人之言原未狄青又一別樣心要試看二人力量武藝如何偶一天耍玩到一座關公廟宇其庭殿中兩傍有石獅一對高約有三尺長約有四尺狄青曰二位賢弟各自楚項工牽鼎百鈞能服八千英雄此石獅賢弟可提得動否張

忠曰看此物有千六百筋差不上下且試以提牽去當下張忠將袖袍一撮身軀一低右手挽住獅腿一提掣得牛高只得加上左手方纔高也掣起只得走了七八步竟得沉重輕也放下頭一搖說去未得了只因此物重得狠李義曰待吾去也低軀一坐一手提起亦拿不高双手高持亦走得殿前一圍只得軟將下未咲曰大哥小弟力量不濟休得見哂狄青言三位賢弟力氣狼強直乃英雄之輩李義曰大哥也提拿未與小弟一覩青曰只恐吾一些也拿不動的張忠曰哥也且請試看拿未當下狄青微咲走上前身軀一低鄉分八字伸出猿臂一手插大衙隄早已高也掣起週圍團也三四轉張忠李義見了吐舌搖頭言曰不想哥也如此弱怯之軀力量如此強狠我們不能

天  
洋  
圖  
書

少及當下狄青提着獅子通轉几圍面不改色氣不喘喘將獅子一高一低几次然後輕也放下依于原處張忠咲曰哥此尔果然力勇无双吾二人所欣服也實乃安邦定國可能安手可取功名富貴了狄青曰二位賢弟休得過譽愚兄的力量武藝有甚可罕當下又見廟左側有青龍偃月刀一把拿未演武上鏗着重二百四十筋張忠李義雖然舞得動仍及不得狄青拽得如龍取水燕子拋梭一般張李實乃深服頌要一番三人一今出了廟向興開街道而去李義曰二位哥也如今天色尚早頑得腹枵了且尋個酒肆坐也纔好張忠狄青皆言有理一路言談多見投机不資未到一所十字街頭側只見一座高樓十分幽雅三人步進內樓呼喚掣進上房美酒佳饌未酒保一見

三人嚇了一驚言不好了蜀中別開張三人出現未走罷  
張忠曰酒保不須害怕吾三人生就面龐慈悲心中乃是  
善長也酒保曰原來客官不是吾本省人声音休得見怪  
且請到少坐片時卽有佳酒饌送來當下三人只見閣子  
上內有几桌人食酒又見樓中不甚寬大一望至裡廊对  
面一座高樓彫畫工巧芳香花氣遠也吹噴出外廊陣也  
僕員芬芳張忠呼酒保要揀個好坐頭酒保應諾客官且  
在此位便好了張忠曰這個所在我們不坐須要对面  
此座高樓我們要在這食酒有酒保說三位客官要坐此  
高樓斷難從命了張忠曰這却也何爲酒保言休問多端  
尔且在此食酒罢張忠听了問曰到底爲什麼登不得此  
樓的快些明言来如若果然坐不得的我們就不坐了尔

也何妨直言酒保呼容官三位不是我本省人怪不得尔  
們不知吾隔樓有佢大勢力的官家本省胡老爺官居制  
台職有位宛蜜公子強佔此地遑遑去一坊居民將吾閣  
子后樓起建此間畫樓多栽奇花異草古玩琴棋名畫无  
不異倫此樓爲萬花樓張忠曰他既是官家公子更  
有怎樣宛蜜的酒保曰客官尔不知其故只因兵部就  
是麗太師女夫胡制台是孫兵部契交党羽是以他勢炎  
滔天人七害怕百姓人家那佢敢去惹他這公子名胡倫  
自也帶領十餘個家丁備愚民有些小開犯于他卽時拿  
回府中登時打死誰人敢去对命如今公子建造此樓時  
常到未賞花游玩食酒開心的故禁止一衆不論軍民人  
等不許到他樓上開頑自敢在此食酒如有遺命者立刻

拿回重地故吾劝客官休問此樓况恐着有大中灾祸不  
輕了當時不独張忠李義听了大怒如雷高声呼喚即狄  
青也氣忿不平張思早已六喝一声休得多說我三人  
今日必要登樓用酒官怕胡倫這小畜生言罢三人正要  
跑進樓去嚇得酒保大驚額汗并流只得跪下磕頭求告  
言客官于所勿上樓去方纔得我性命也狄公子曰酒  
保吾三人上樓食酒倘若胡到未放肆自有我們與他  
理論與尔他相干美得如此光景酒保曰客官有所不  
知胡倫公子命余上樓有規本店若縱放閑人上樓者細  
打一百客官呵我已經得起打一百以豈非一命无辜送  
在尔三人手裡且祈客官三位不要登樓只要負何買物  
放生存些陰騭也罢張忠哈呀曰二位哥弟胡倫這狗才

如此狼兇也怪他不得恃着數十個蠢漢橫行无忌雁雀  
生道若死不知陷害過多少良民也狄青曰我們不上花  
樓去显然懼怕這狗烏龜了非爲漢子之稱李義也答言  
有理急嚇得酒保心乱如麻此番叩頭犹如搗蒜一般張  
忠一手拉起呼聲酒保且起去吾有個主張如今纔尔  
十兩良子我三人且上樓坐七片時就下来了那胡倫难  
道有此尷尬即此到末乞李義曰酒保尔可愚泉也一刻  
間受用了十兩良子还不妙么當日酒保亦會想這十兩  
良子想來這些臉客官的話到也无差难道胡公子却有  
此技巧向此時候就来了不成罢了且大着胆子受用了  
十兩良子罢即呼三位阿就登樓一刻即要下表的三弟  
况說這何自然決不果着尔淘氣的且拿進上上品好酒

館送上樓來還是重七具銀供尔酒保听罢應諾而下三人登進樓估但見前后紗窗多已閉着先推開前向紗窗一看就是街衢上多少人來往舖戶居民宇屋重七又推開后面窗扇果見一座芳園森七樹木隊七我禽亭怡院閣犹如圖畫一般只見秋花滿目及時而開青松翠天秀茂一片巧鳥灵禽娇声頻美弟兄称意開杯李義曰此座花园好幽雅也四边粉壁如雪如霜張着各人古軸箫管桐油的七俱備玩物器血俱齊只因胡今于四時登樓頑耍合了一班明党吹弹哥唱是以如此三人坐于白玉樓下一刻酒筵送到排開案桌上弟兄放開大量暢飲醉醪言七談論又益陣七花香噴鼻更竟称心若說這三位少年英雄包天胆量况且張忠李義乃是天孟山的强盜放火



傷人不知見尽多少那里真恨什么的... 登樓則已到了花樓末總要吃个爽快的酒... 樓當時高声响開凡次催取好酒李義高声呼喚... 不速送酒上末怕粘摘鏡張忠罵声徇王巴的... 的是酒肆巴不得客人多用酒饌多賣錢鈔酒... 罵之言即忙跑走土樓中称客官小店裡实在沒了酒的... 且請往别方去用罢張忠喝声狗囊尔言沒了酒欺看我... 們的一把將酒保揪住圓睜环眼擎起左拳喇得色寒抖... 七蹲做一堆的求饒在旁李義曰酒保到底有酒沒有的... 狄青言禮着的元非厭煩看我們在此只恐胡倫到末連... 及于他之意耳酒保如若胡倫到末迺治尔只言我們... 抢上樓的决然不干累于尔酒保曰既如此請位紅臉

客官放手代吾呈酒末罢当下張忠放手酒家下得樓末  
吐舌伸唇言不好了這三人食了兩缸酒還要添起來也  
罢了只休公子到來就不妥當的酒家正在心頭着急那  
然胡倫就到了再黃胡倫年方二十外生得面貌不佳  
是朝制台亲生乃胡谷繼孫獨子只貪遊蕩不喜攻書  
谷並不向東听其所為是至胡倫放縱得品行不端平素  
凌虐良民過多中民一知他到便遠處躲避所以送他一  
個混名胡狼虎這一天乘了一匹白馬帶了八個家丁各  
處去頑耍而回本末不是要到酒肆中只因狄青三人未  
登樓之先已有一個无賴混漢名徐二在裡面食酒后来  
看見酒家得了張忠十兩銀子私放三人上花樓食酒徐  
二暗言曰我前日食了他的酒猶未有錢鈔免思他記目

數月賤欠他却偏不肯要我身上衣衫折抵了如今破  
綻落吾眼內不免振與胡公子得知穢弄些唇舌料想  
惡公子必不肯于休教這狗囊混開一場方出我的怨氣  
正要明鑑易躲暗箭難防也想罢了酒鈔出門而去事  
有湊巧胡公子正在二路回府徐三急趕上跪下言小人  
迎接胡大爺胡倫曰尔是那人有甚事情徐二曰死事不  
敢驚動大爺只因乃纔酒保故違大爺之命貪得財帛糟  
敢容放三人在萬花樓食酒特来稟知大爺胡倫听了聞  
曰如今還在此處徐二曰如今現在樓中胡倫曰尔且去  
罢明天到來領償徐二言多謝大爺而去喜而言曰搬唆  
了口舌還有償領這場買賣真好做也不談徐二喜悅却  
說胡倫想來怒氣冲上帶了家丁如狼似虎一程未至酒

肆中喝聲酒保那人登樓食酒當時店中閣內地下食酒  
 人一見公子到來一哄走散了酒家嚇得魄散魂飛連忙  
 跪下叩頭不止有八個家丁跪近樓台大喝這理什處所  
 在尔們敢在此吃酒店弟兄三人听了大怒立起坐位言  
 曰酒樓是留客之所人也可進尔莫非就是胡家几個奴  
 才麼奉命來阻撓吾們吃酒好生大胆八人齊喝我家胡  
 府大爺要登樓來尔們還些走下还好這算不知者不罪  
 三人喝聲放屁胡倫有甚大來頭不許吾們在此麼快教  
 他來認我桃园三弟兄立側侍酒方想他簡慢之罪家  
 丁大怒喝聲胆大奴才好生无礼早有胡與胡霸抡上搥  
 起双拳就打却被張忠一手格一人乘勢一進火至胸前  
 二人東西跌去夾遠又有胡福胡祥我步抡來不知如何  
 爭持且看下回分辯

英雄全志一味率性不校利害机關胸襟何等活  
 誕一見酒肆中偏執進上萬花樓勢狼公子那里放在  
 眼中說樓中只知酒甜奚分灾禍君子小人心地有  
 天淵之隔忿恨着平日間不貨酒食于彼即公與張胡  
 公子要以明從易躲暗箭難防吁小人心狠矣哉此  
 回寫小英雄閑玩之日實乃胡公子急死之期所以害  
 民而慘其禍烈而沈速是天道之公报耳

第七回

打死愚鬼除虫害 置生豪傑畏民情

詩 官民犯律一般同 豈料奸臣縱子兇

目 當時若死包府尹 善長遭網不能堪



當時李義看見兩人打未他圓睜眼喝聲慢未我起連  
環脚一人一齊跌去胡昌胡順胡榮胡貴四人一齊擁土  
向三人奔未狄青實不齊將伸一低伸開双手在四人  
腿上一擦四人喊聲不好一齊仆地跌下八人一齊起  
未又是抡土已知身離未近人已先跌只得扒起身未一  
全逃下樓去狄青看見冷咲曰這八個奴才不消三拳兩  
脚打他奔下樓去二位賢弟我想胡倫未必肯于休料他  
必未尋事不免我們三人一全下樓去方爲土策須然不  
是畏怯乎彼犹恐他多差奴才未就虎落平埔被犬所欺了  
張忠曰哥也所冀不差我們下樓罷此時狄青在前張忠  
李義在後正要下樓已料胡倫公子雄糾也氣昂也抡土  
撲未高声大喝誰敢死祀吾胡大令未也狄青問曰尔就  
是胡倫么輕也在他肩上一拍胡倫已立脚不穩奮身跌  
下八個家丁上前扶起已跌得頭暈眼花了卽喚家丁們  
扶竿住三個賊奴才狄青喝聲胡倫尔還敢未么胡倫被  
仆跌得疼痛心中忿怒喝聲何方野畜豈敢放肆我公子  
就未尔便怎的直抡上前八個家人隨後有胡素見勢頭  
不好先回家中稟報胡令去了胡倫奔抡至狄青跟前狄  
青伸手夾胸抓住提起脊背向天如把鷄一般七個家人  
只管吶喊又見張忠李義怒目睜圓不敢上前大罵這還  
了得三個死囚奴如此胆大兇狠还不放下公子胡老令  
一怒相休尔三条狗命死得慘刑當時狄青乃少年心性  
猛一着酒已半酣之際一食家丁之言怒氣冲也喝聲狗  
奴才要吾放他应也不难且尔罢將胡倫一拋高也擲

起頭向地脚頂天已跌于樓下三人哈叱冷哄重回樓中  
食酒已忘記了方纔下樓之言當下七名家特見拋了公  
子下樓急也跑走下樓末只見公子砍破天靈蓋血流滿  
地已是不活嚇得面如土色大呼反了反了清乎世界有  
此兇惡之徒將公子打死真乃目无王法了店家早已唬  
嚇得半死街上閱觀之人漸多是時胡府家丁又添上百  
十餘人將店中重圍了這二人在樓中食酒還不曉得  
胡倫跌死正在食酒高興之中尔一處我一處有二三十  
人一擁上樓末要拿捉兇手這三人一見大惱立起來仍  
復拳打脚踢多已打退下去有酒家看末不好只得硬着  
胆子登樓末跪下叩頭不已稱言二位英雄乞祈勿動手  
救也小人狗命才好三弟曰我們又不是可尔何用這弄

慌忙的酒家曰三位阿爾今仆跌死了胡公子他的場大  
兇狠尔不知在方才小人已曾告直過了青曰胡倫死了  
尔酒保曰天靈蓋已得打粉碎鮮血滿地还是活的尔但  
今胡老谷必末拿問我了也不曰小人一命喪于尔三人  
手中狄青曰店主休得着忙我們一身做事一身抵当決  
不末于連尔的酒家曰尔須然如此言末只尔三人乃異  
省的一時逃脫去岂不連累害了小人張忠曰我三人乃  
頂天立地英雄决不逃走的尔且再拿美酒上末我弟兄  
食但爽快就是如不送酒末食我們即逃走去了酒保听  
了諾也應允言要酒也容易了此時急忙跑下樓取一坛  
美酒送去樓末只休三人脱身而去是以美酒佳釀多送  
上樓末三弟兄大悅盡量叙用不休是日胡制台登板大

驚大怒刻傳地頭知縣前往拏捉兇身差役等人数十名  
到了酒肆門前縣主于此排堂驗明屍傷係仆跌殞命的  
只因知縣要奉承上司胡大人少不得要審問歪的當時  
縣主喚酒家問其姓名酒家稟上大老谷在上小人名喚  
張高縣主又訊三人姓氏怎樣將胡公子打死的尔直白  
說来酒家言老谷他三人名姓小人到也不曉只是一人  
紅面的一個黑面的一位白面的全未食酒要上对樓中  
當時小人再三不肯再四推乱岂知他十分兇狠伸出大  
拳头将小人揪住要打那時小人畏怯了只得容他登樓去  
后来公子到了即時登樓厮鬧若問如何搗打小人到也  
不知只爲小人在樓下他相搗在樓上故以不知其由老  
谷若問公子如何死法只要說三個客人才知明白縣主  
听罢点头當下牙役喚至三人縣主問曰尔姓各月與老  
張忠曰吾張姓名忠山西榆次縣人氏李義稟曰吾乃直  
比順天府李義也青曰吾乃山西之河人狄青是也縣主  
曰尔三人既爲越省人氏在外爲商該當事以隱忍才是  
在此食酒緣何一刻便將胡公子打死尔且從寬招来以  
免再劫刑行忠曰大老谷明見吾三人在樓中食酒與這  
胡倫兩不交關的岂料他覬了七八個家丁打上樓来不  
許我們食酒這是胡倫差也縣主听了喝声糊說尔還說  
胡公子差应你既坐了他樓只須相讓用些婉辭賠語解  
劝未必至于相搗的况他是個尊貴公子尔三人乃一疋  
愚民卽同輩中借用了東西還要婉辭求讓如今料尔三  
個竟徒欺他弱盾斯文之体行兇將他打死了還說此虽



奮之話好生可惡狄青曰老谷若論理未胡倫亦有差處  
他一到店中卽差家人打上樓来不分理論后至胡倫廝  
開進樓小人並不曾將他搥打他已怒氣冲亡失足仆于  
樓下他是失足跌死怎好冤屈小人打死他望乞大老谷  
明見參詳保赤爲民父母之心縣至大怒喝声利口兇徒  
尔們將公子打死还敢花言強辯况屬皇城法地巨容此  
兇惡強徒若不動刑法怎肯招認分附先將這紅臉賊狼  
狠夾起来當時差役正動手要將張忠靴子脱官知来了  
一位跌面閻羅官此人姓包名拯一路巡查到此却論包  
谷身爲巡撫如此時不是至上差他做何日巡官乃是包  
公目爲至意只因目下奸党甚多恐防作弊端陷民是日  
不打道又並不鳴嚶只淨悄悄帶了張龍趙虎董昭薛開

四個裨軍各巡巡察一近酒肆坊中只見喧嘩人擁包谷  
住轆喚張虎去查問何事張龍領命去一全回来稟上大  
老谷只有三位外省人氏張忠李義狄青將胡制白公子  
打死于酒肆中封丘縣老谷在此相驗問供是以喧鬧包  
谷一想来老胡奸賊縱子不法橫行无忌几次要擒他破  
綻收除无奈机變這小畜生也有今日正死得好地夫除  
一大画了想未了有知縣到未迎接曲背呼腰称言卑職  
封丘縣接見包大人包谷就問貴縣這三個冤身那一人  
招認的知縣曰啟上大人這三個冤身多不招認卑職正  
要用刑却值大人到此理当恭通包谷曰貴縣這件事情  
垂大諒尔办不來也待本部帶轉回衙細七究問不休他  
不招認的縣主曰包大人卑職是箇地方官待卑職審究

不敢垂勞煩大人費心包公冷咲言尔是地方官难道本部是但客家官麼張龍趙虎可将三名兇犯帶轉回衙二人應諾一空帶住三人有包公轉店再驗屍首並非拳刀所傷只是破了天灵蓋當下心中明白登軾回衙只有封丘知縣心中不悅恨着包公多管必然帶去開豁了兇身它不是胡大人將吾見怪只恐這官兒做不成了只得吩咐牙役錄下張酒家口供將公子屍首送來胡府中不打道一程來了胡府中先說胡老谷一食兒子身亡怒忿不消的痛恨夫人哀乞苦哭痛着兒子喪于无辜忽報封丘縣到來胡谷命后堂相見知縣進來而見舉低頭稟知大人方纔卑職驗明公子被害正要覈究兇身不想包大人到未將三名兇犯拉去爲此卑職特送公子屍軀到府

稟明大人定奪胡谷說包拯如此无礼疙知縣曰是胡谷曰包拯呵這是人命垂地事情諒尔不敢將兇身開豁的更說貴縣回衙要知縣打拱言如此卑職告退了知縣去后胡谷回進后堂一見屍首放兩悲哭又見夫人苦切家丁了夫也是悲哀胡谷長嘆一声如今爲爹娘老年單靠成尔一人愛如掌上明珠兒呵指望尔承嗣香烟今被兇徒打死后嗣倚靠誰人賊呵我與尔何仇行兇將吾兒打死斬絕我胡氏香烟恨不能將尔這賊子千刀萬剮閉話休提是日免不得脩柩成殮却說包公帶轉犯人升堂坐下森烈岩乞令人着驚命人先帶張忠吩咐他抬起頭張忠深知包公乃是一位正直无私清官故一心欽敬呼聲包大老谷小民張忠叩見包公奪目一覩見他豹頭虎額

双目電光紫膛面着他猛之輩身爲一武職不難挑上卽  
言張忠尔既非本省人做什底生理因何將胡倫打死且  
公稟張忠尔想定這胡倫乃是狄司比將他撩下樓去  
跌死的方纔在知縣跟前豈輕比招認俱今包公案下料  
想瞞不過的况且結義時立誓義同生死豈待一人認了  
罪以免三人之累便了定下主意呼声大老令小民乃出  
西人氏販些緞疋到京發賣與狄李二人在萬花樓酒肆  
叙談不料胡倫到未不許我們坐于樓中領着家人七八  
個如虎如狼打上樓来只爲小人有些脇力打退中人下  
去后来胡倫跑走上樓與小人交手一交跌下樓下撞破  
腦蓋而亡小的原是個冤手包公想来本官見尔是個英  
雄漢子與民除害到有開豁尔們之意怎的一刑未動竟  
認爲冤手這是何解卽喝曰這是胡倫自己跌下身亡與  
尔何干忠曰是小的打他下樓的包公喝声糊說胡家人  
多尔人少焉能將胡倫打下樓的喝他下去又喚李義上  
前命他当面包公一看李義跌面生光環眼有神些嶺虎  
額凜凜威威包公曰尔是李義么那里人氏這胡倫與尔  
們相摠張忠言他跌墜下樓身死可是真么原来李二  
亦是莽夫那里听得出包公開釋他們之意只想張二哥  
因何認作冤手代我稟上大老令代替他罢敢稟大老令  
小民乃比直順天人三人到未販賣緞疋在萬花樓食酒  
與胡倫吵鬧小的性烈將他打下樓墜仆身亡包公喝曰  
張忠已經說明白兩相摠打他失足墜樓而死尔怎的冒  
認打死他难道打死人不要償命的么李義言小的情愿



僥倖只息大老谷放脫張忠的罪便沾大恩了包公听了冷咲曰好個莽疋夫也下去再喚狄青上堂包公細看小英雄好生面熟但不知在那里相会过的原来包公乃文曲星狄青乃武曲星今生虽未会前世已相逢故尔当时包公滿腹思疑此人好生面善但一時記認不着呼声尔是狄青么那省人民青稟曰小民乃山西省太原人民只爲到此訪亲不遇后逢張李結拜投机是日于樓中食酒不知胡倫何故引了多人跑上樓要打吾三人但小民等頗精武藝反將中人打退下樓吾將胡倫丟拋下樓跌死罪归小民張李並非冤手大老谷明見萬里開一人之恩包公將怒基一拍大喝尔小七年紀說話糊塗看尔身軀怯弱岂像打鬥之人如何這等冒認糊供此人必是痴獸

的喝命指他出去青大呼老谷小的是冤身正犯包公喝曰痴呆人糊說况且張忠說明他墜樓身死尔這奴才敢在本部跟前冒爲冤身大喝又出早有差人將狄青推出去了旁边胡府家人看見急上前稟上大老谷這狄青既是冤身正犯因何将他趕出包公曰他乃年輕弱質不是打架之人家丁敢上大老谷他已自己招認作冤身的包公曰他乃冒認欲脫張李二人耳怎好再屈枉死辜家丁曰尔這狗才將這主人來押抗本部乞扯簽撒下打了二十板打得痛苦哀乞登時逐出包公本欲將張李一齊開豁了奈死此法律不免暫他獄中再処即時退堂有甲民見包審三人將狄青趕出打了胡府家人好不称快只爲



胡倫乎曰欺壓平民被害過多今日見三人乃外省人氏打死于他犹如街道除去猛虎十分感激三人實欲包公齊放脫了他爾言我語不約全心想來好善憎惡但七皆然不知張李如何出獄下回分解

胡倫市民目之曰胡狼虎其平日虐害何其慘毒其狠虎虽烈奈何偶遇三位除狼之客保善良而除惡逆君事也公事也詳符縣豈有不知之理无何前程重看君公易忽吁乎難移矣 茲民濟之以及未有不刻落过千残忍而包公反忖思三人除却民害而有開釋心豈非君子嘗存仁慈之志 此回接寫上文三條收除一惡固為時民之咸激亦與朝廷暗正一法可見公之開釋三人宜矣

第八回

說人情忠奸駁辯

演武藝英雄從權

忠良本是惜忠良

不比奸臣惡毒腸

曰 只為私仇忘正義

千秋難免臭名揚

住語市民人喜得打殺了胡倫公子除去本地頭大患却說狄青被包公趕逐出了衙門不解其意一路思量包大人將我開釋了难道吾父亲做官時與他是故交但吾幼年你爹也陞到本籍山西省做統兵討包谷初在朝做內官但今尾將我罪名脫猶還不知一位弟兄怎成樣了狄青正在思想只見衙役等押出兩人連忙上前隨後二位賢弟出來了乞恩只在此等候多時了二人說哥七且回店中等候我二人則甚青曰候尔二人一全回去二人





微咲曰小弟回去不成了青問曰不知包大人如何斷尔  
二人張忠曰包大人沒有什麼審斷只傳諭下未將我二  
人收禁候定狄青曰尔二人下監牢去也如此我也全去  
了二人言大哥尔却痴了尔是死罪之人如何進得獄中  
狄青曰賢弟那里話未打死胡倫原是我為冤手包大人  
偏也不究教我如何得安自怨尔我二人羈于縶綫之我  
三人死生不離方見桃园弟兄之義也張忠咲曰奇尔  
今日就欠聰名了吾二人是包大人之命不得不然耳尔  
是外局之人况乎這個所在不是无罪之人可進得的吾  
還有一說可也附耳近些可方說知當時張忠付耳細言  
這件事情包公却有開釋之意小弟决死低償之罪奇尔  
可放心回去對周成行主說知皇百拾良子未使用便是  
了青介言嘆声曰屢拿包大人鉄面无私的清官替得他  
開蔡尔二人死大罪我心方安的談也說也不竟到了牢  
中秋青无奈只得别去回店中將情達知周成行主嚇  
得他一驚不小就將他貨物良子兌了一百兩付交狄青  
次日到獄中探望三人分發使費少俾回轉行中心頭煩  
悶日望包公釋放二六後下二人不表再言胡坤府內之  
事有家丁被打回未盡知包公審至此事將一但正犯狄  
青放釋去小人駭說得一吉登時拿下打了二十痛楚雅  
堪胡公听了怒曰可惱包丞竟將正犯放走了又毒打家  
人如此可恶包黑賊真不近人情了吩咐打道出牙一路  
往孫兵部府中而未原素孫秀因龐洪八相進女八宮為  
貴妃他是国丈女夫故由通正司職陞為司馬名吉赫也



的大好權這胡坤是龐國文的門生故孫胡二人十分厚  
交莫逆弟兄又言胡坤不去見包明正言順說秉公之論  
反去鬼頭鬼腦未見孫司馬豈見他不是光明正大之人  
了當日孫兵部登報吩咐大開中門衣冠齊整的迎接携  
手進至內堂分賓主坐下蔡通墨孫谷問曰不知胡老哥  
到未有些遠通望祈恕怪胡谷曰老賢弟休得容奪言愚  
兄此未非爲別故胡坤將此事一長一短說知再呼孫賢  
弟言乎日本與包丞不投机的今又打吾家人欺我太甚  
故特來與尔相詢但狄青是個克身正犯他已放脫了有  
煩老賢弟去見這包要他拿回狄青與張李一全審作死  
身一全定罪方事于休如若放走了狄青勢不兩立必要  
奏明皇上究問他一個坏法夢賊之罪官教他头上烏紗  
帽子除下有孫兵部听了大怒曰可惱可惱包黑賊如此  
欺人太甚胡兄不必心焦在愚弟亦與包丞不合但爲此  
事亦代尔走一遭若見他馮兒彼性子掘強固執吾往說話  
諒包丞不得不依胡谷曰知此足感賢弟有勞了孫秀當  
日吩咐備酒于書房二人食至紅日西归胡坤方纔作別  
回牙到次日孫秀說道上馬一程未至包府令人通報包  
谷一想孫秀沒不到探望我的此未甚是可疑只得接進  
私牙內双山見礼坐下包谷曰不知孫大人光降有何見  
諭孫秀冷咲曰包大人难道尔不曉得下官的未意么包  
谷曰全然不曉孫秀曰只爲胡公子被張李伙三人打死  
理當知縣審究却被包大人帶轉回牙未包谷曰孫大人  
這件案情知縣亦得难道下官到官不得麼孫秀曰官是

官得的但不應該將個兇身正犯放脫去是何道理包谷  
曰怎見小小少年狄青是兇身正犯孫秀曰這是狄青自  
招認的包谷曰孫大人亲自目擊成孫秀曰須非目擊確  
道胡府家人算不得目擊成包公曰如此只算得俸未之  
言不足爲信倘國家大事大人可以到未相諳如今不過  
是一庄誤傷人命不是什麼大不了的的事情若要說挨面  
情休得多說孫秀曰包大人爾說的多是歪話包谷冷咲  
曰下官原是歪話只要說歪未歪得有理就是了但這胡  
倫是有跌仆于樓下而死拋尔的玉兒要他三人償他一  
命之意尔豈不曉得家无二犯罪重不料比方前日有許  
多人在此食酒如是一槩多人俱要償他的命了爲民父  
母好生樂善大人未必味此況且此案下官未曾弄結少

得還要與番再行定奪孫秀曰包大人尔一向正直无私  
是至至上十分隆重于尔滿朝文武人七敬尔豈知今日  
此庄人命正案便存了私美待化爲烏有如今尔私放了  
正犯胡坤貞子被他打死豈肯于休倘被他奏呈至上尔  
頭上烏紗帽可戴得穩牢成包谷听罢冷咲曰孫大人下  
官這烏紗時刻由着不戴的只有存着一片報國之心並  
不計較機關害利也孫秀曰包大人拋尔的主見這狄青  
不是個兇犯應得釋放的成包公曰何曾見兇犯自然應  
訪放脫的少不得也要奏知至上這胡坤不奏明至上下  
官也要上本的孫秀曰大人尔奏他什麼包公曰只奏  
他縱子行兇欺壓貧民人七受害的款头秀曰這有什麼  
爲拋的包公冷咲曰尔言沒有憑拋成這胡倫害民惡款

過多吾已查得的確卽現在万花樓之地亦是趕逐去居  
強占奪的况且張李狄三人乃異鄉孤客這豈見胡倫持  
管官家勢力欺他寡不敵中弱不敵強那人不曉官有人  
少的反把人多的打死實難准信的倘若奏知皇上這胡  
坤先有治家不灰之罪縱子殃民實乃知法犯法比之庶  
民罪加一等卽大人未糊糞私說面惜也有欺公之罪這  
几句言未說得孫秀無言可答帶怒曰包大人尔好閉氣  
之人拿別人的款頭捉人的破綻我想全心的毀之臣何  
苦只結冤家劝尔世情看破些也罢包公大言曰孫大人  
這是別人未惹下官濁氣的非吾去覓人結抗也奏知圣  
上亦是公斷是也非也總憑圣上公議倘若吾差了撼然  
罢職除官吾包丞並不介怀的當時包公凡句侃也跌言

說得孫秀也查驚心了想未這包黑子的骨硬性動不動  
拿人踪跡捉人破綻倘或果然被他奏知圣上這胡坤實  
乃有罪的悔恨此表反是失言了此時到竟取場不得只  
得喚声包大人下官不过貪得傳信之言說尔將免手放  
脫了又想大人乃秉正无私的如何肯抹沒瞞公甚是確  
明故特未問個詳細大人何必勃怒如此下官告辭了出  
日孫兵部舍怒作別一程復來到胡府將情告知包拯硬  
強之言反要上朝勅奏胡兄胡坤听罢這番言語大怒添  
恨包公是晚只得脩酒相款叙問孫秀替起狄青言他乃  
一介小民且差人慢也緝着訪明下落暗捉拿回决他  
有何難处位語二好叙話再言鉄面清官包公見孫秀去  
后冷咲曰孫秀阿尔這好賊須則借着丈人勢力只好去

押制別人若在我包丞跟前弄些乖巧教尔休想也真拉  
刮得他末時熱七去得淡七的又想胡倫身死到底因張  
忠李義而未于律又不能將二人置于死罪故吾張二人  
權禁于囚園中這胡坤又奈不得我何不說包公想象再  
說狄青自別張忠李義之后独自一人 在店中寂寞不過  
心中煩悶只因弟兄兩人坐于獄中不知包令定他之罪  
輕重一日盼望二日當時來了周成跌呼狄公子有段美  
事與尔商量青言周兄有何見教周成曰小弟有一故交  
好友姓林名貴前者一向當兵而今陞武員爲官兩載日  
中閉眼到末談叙方纔无意中談及起尔的武藝精通之  
處林老谷言既是年少英雄武藝精熟應該圖個進身方  
是我說只爲死人提撥故而埋沒了英雄林谷又說代他

看尔人品武藝如何即依吾主見公子有此全身武藝  
如何不圖个出身强如在此天七无事的若得林谷看與  
尔就有好處了不知公子意下如何狄青想道這句話那  
是說得有理但想這林貴不過是个千總官竟有什麼希  
罕有什麼提撥得出來但這周成一片好心不好却拒他  
之意即時應諾整頓衣甲一路與周成到來拜見林貴當  
日林老谷一見狄青身材不甚魁偉生得面如傅粉日秀  
神奇虽非落落低微之抑諒他沒有什麼力氣決然沒有  
武藝的看他只好做文官爲武職休得想望了便問狄青  
尔年多少青曰小人年已十六了林谷曰尔是一年少文  
人那得深通武藝狄青曰老谷小人得師指教累知一二  
周成呼林兄長不要將他小觀果然武藝高強氣力很大

當日林谷那里肯信便呼狄青既有武藝須要面試演可  
隨吾來狄青應允林谷即刻別過周成帶了狄青回到署  
中開言狄青爾善用什麼器械青曰不瞞老谷小人不俱  
刀鎗劍戟弓矢拳棍皆頗精熟林貴想來尔小小年紀這  
般誇口且試演尔一回便知分曉了卽全到后廂寬厰此  
已有軍器齊備就命狄青演武青暗想可咲林貴全无眼  
力小示于吾且將王禪師父的仙傳武藝演來只恐唬振  
杀尔這官兒的當時免不得上前呼老谷小人放肆了林  
谷曰尔且試演來有小英雄一提起鎗精神抖擻舞來犹  
如蛟龍剪尾獅子滾球真乃鎗法希奇世所罕有隨營上  
卒見了心寒驚訝林谷更覺慌張亦服方信周成之言非  
謬鎗法已完又取大刀頑演只見霞光閃七刀花我轉不

見人形當日人匕喝采但匕称場林谷大悅大刀舞完劍  
戟弓矢般七試演实乃非人可及林谷不勝讚嘆自道肉  
眼无能錯認英雄小漢便問及狄青尔有此武藝高強那  
人傳授尔的青言家傳世習也林谷曰既家傳尔父是何  
官職青曰父業曾爲總兵武職林谷曰原表世代將門之  
種怪不得武藝般七迥異尋常吾今收用尔在營前效用  
倘得奇遇何难武功显達驚人恨吾官卑職小不然还藉  
尔有光了今日屈尔在此効力尔一名步卒便了狄青  
曰多謝老谷提携也此時只得驕身干此兵營亦狄青思  
算欲托足于此以圖机会耳不然卽做了這把千總官兒  
亦不希罕的是日周成店主心中喜悅以爲狄公子得進  
身地了這是汝人之見如此耳但他亦是一片留心盛意

故狄公子不可却他之意權在林貴營中不知如何罔得  
机会進身下回再叙

君子小人固難以並立即言亦難以並言一保民爲國  
一賣法存私烏足以共事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信乎理  
沒英雄千古令人一恨以有用之軀而無用之人故先  
王玄德有慵懶病生之嘆亦是无聊之感未得志時英  
雄與庸人何異不独尝人不識即明志者也確透暗其  
才況下此者矣足怪乎  
此回寫小英雄屈首于微日之下乃有足不能動有手  
不能伸令小英雄可悲也

東洋  
天目  
不圖書

二卷終

2  
5/18  
4/18

天  
圖  
書

